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集註攷證卷一前至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李逢泰

孟子集註攷證卷一前

元 金履祥 撰

序說

趙氏 後漢京兆人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四方改名而字邠卿示不忘本土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以俱歸藏複壁中註孟子

魯公族 魯桓公庶子慶父字共仲莊公弟也莊公薨哀姜欲立之慶父弒閔公奔莒成季立僖公以賂求共仲於莒歸及密乃縊僖公成季不絕其後立仲孫氏古者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共仲於莊公則為仲於叔牙季友則為孟公子不敢宗君而為諸弟

所宗故不稱仲而稱孟曰孟孫氏孟氏子孫其後多賢
如僖子懿子獻子莊子敬子皆賢大夫而孟子乃孟氏
後人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軻車軸故字子車孔叢子作子居以音同也一說字子輿但說
者以曾子字子輿故不以稱孟子詳見論語攷證長於詩書東漢以明經設科趙氏習見故有通
五經尤長詩書之說程子四條並叔子游事齊宣王不能用適梁王文憲曰
孟子首至梁後至齊如此分明史記輕改何也孟子以伐燕為宣王與史記荀
子不合通鑑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攷異無他據按史記年
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之七年明年
魏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燕噲之七
年乃湣王之十年但書噲子之皆死而並不言齊伐燕
齊世家亦不言及伐燕事史記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

孟子為最詳其次詳見戰國策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蘇死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為齊使燕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以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代百金聽其所使人遂說燕王以國讓子之老不聽政顧為臣三年國內大亂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不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文公語録疑通鑑移十年攷異無他據按温公攷異於此時之年大抵以竹書為正而不盡從年表竹書魏惠王之三十六年未卒明年又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成公謂竹書記前代事雖多訛謬然其書戰國時事必可信也況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必實於史記

年表矣年表於魏年既誤則其於齊年安得盡無所誤况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不詳於史記安得取其畧者而反疑其詳者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尚取孟子為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且蘇資非孟子之據矣故履祥以為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斷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為祭酒宣王伐燕即薨荀卿為宣王諱過後見湣王之不善故以伐燕歸之湣王文公嘗謂孟子弟子為孟子諱故以湣王為宣王愚亦謂荀卿為宣王諱故以伐燕為湣王

秦用商鞅

鞅衛之諸庶公子也少好刑名之學周顯王八年西入秦因嬖人以見孝公定變法之令廢井田尚詐力嚴刑罰秦國大治彊

於天下封之商於號商君三十一年為秦惠王所誅

楚魏用吳起 吳起衛人善用兵周安王之時魏文侯以為將軍擊秦拔五城安王十六年武侯疑之奔楚悼王以為相平百越并陳蔡却三晉伐秦諸侯患楚之彊安王二十一年為楚宗大臣所殺世有吳子兵法

齊用孫子田忌 孫子名武齊人有孫子十三篇用於吳死後百餘歲有孫臏生阿鄄之間亦孫武之後學兵法亦稱孫子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周顯王十六年齊威王用田忌為將孫子為師救趙破魏後又救韓破魏孫臏以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合從連衡 從音縱衡音横呂氏大事記曰連關中之謂衡合關東之謂從從者蘇秦之策衡者張儀之策當時遊說之士非一大抵非從即衡

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王文憲曰近是非全許之也作孟子不如趙氏分為三節

韓子 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出昌黎唐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

以

是傳之昔嘗問於何文定曰原道篇末自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云云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止斯吾所謂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則其所謂以是傳之之者即是上文等事而程子云必有所見不知所傳者何事則是所傳又在上文諸事之外文意恐不然恐是程子攗舉昌黎太深文定曰只上文諸事須是區處恰好方是可傳朱子說道理多說恰好處前聖做得凡事到恰好處到得後聖又見得此恰好處若合符節雖相去五百年到得恰好處則一般便是以是傳之之也王文憲曰恰好處是堯舜所謂中

荀荀子名況字卿趙人仕齊三為祭酒仕楚老終後或作孫況者避漢宣帝諱

揚雄字子雲蜀成都人作法言

擇焉而不精擇如擇善之擇不精謂辨不到恰好處不失之淺則失之差

語焉而不詳詳如詳明之詳謂說得不透徹也惟其擇之不精明故其言之不詳明朱子曰孟子見道理十分極至十分透徹

程子叔子又曰語見韓文讀荀子篇大醇者謂其大綱知尊孔氏崇正道與其他諸子不同耳小疵者謂其內郤駁雜也程子叔子又曰語見送王塤序大而能博大是言其規模之大博是言其節目之詳徧觀其大盡識其詳性之所近此言其氣稟之性朱子謂退之性之品有三但欠說氣字分處諸侯之國如子夏居衛魏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程子未詳又曰詳見答孟簡書大經大法謂禮經通五經之類侏離後漢書南蠻傳言語侏離程子一二四六條叔子三五條未詳歐陽永叔云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見六一文集答李詡性驗第二書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之所罕言也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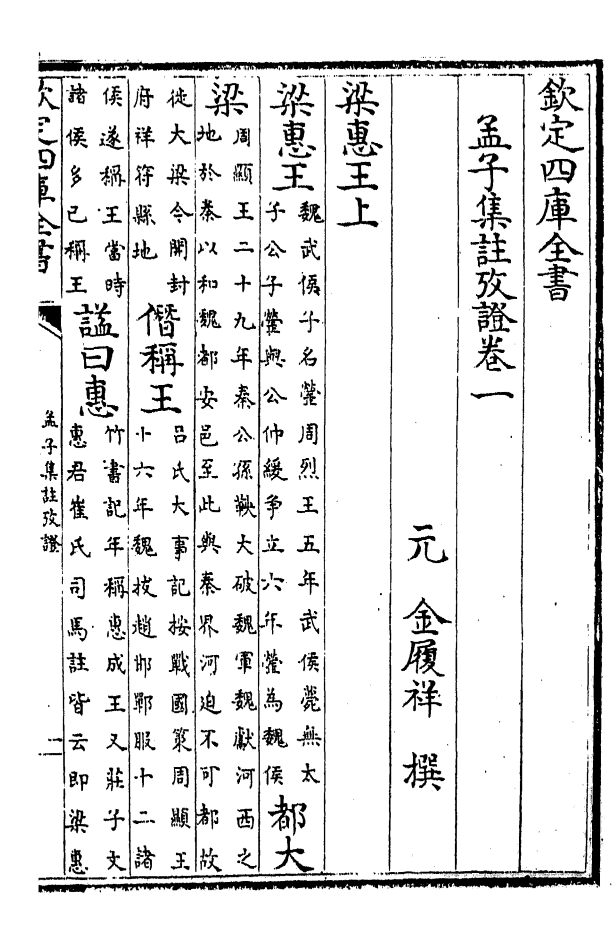
孟子集註攷證卷一前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註攷證卷一

元　金履祥　撰

梁惠王上



梁惠王魏武侯子名罃周烈王五年武侯罃無太子公子罃與公仲緩爭立六年罃為魏侯都大梁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公孫鞅大破魏軍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魏都安邑至此與秦界河迫不可都故徙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地僭稱王呂氏大事記按戰國策周顯王十六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當時諸侯多已稱王謚曰惠竹書記年稱惠成王又莊子文惠君崔氏司馬註皆云即梁惠

王史記魏世家三十五年周顯王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按邵氏聞見後錄人有非孟者謂孟子起頭便不可曉孟子每云不見諸侯而其書首云見梁惠王此固姍侮之辭亦是不曾看史記史記云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邢疏引此此北士見之遂又謂孟子至梁鄒衍淳于髡爲從史記列傳稱鄒衍後孟子又云梁惠王郊迎鄒衍蓋襒如此豈與孟軻困於齊梁同哉則梁惠之尊信孟子反不如衍此孟子道所以不行於梁也又傳雖稱客有見髡於梁惠王者然不云孟子見之也集註引史記是補孟子書之缺以知孟子之見梁惠王應非禮幣之聘爾叟字當作姿俗作叟何必定謂當連一句又梁惠以叟稱孟子古人尚作以叟老為相尊之辭非必果有所作也王何必曰利孟子之意謂為人上者有國家之重最不可以利之一言率其

下以利牽下則上下交征國家必有篡奪之禍以仁義率下則下知仁義必無遺親後君之事而國家自無不利矣孟子此章分作兩節一節明言利之害一節明仁義之利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心之德是專言之仁愛之理是偏言之仁此是兼體用說訓詁見論語集註第一篇第二章下但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孝弟上說故首曰愛之理集註立言精密類此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亦兼體用說朱子說義理體用渾圓橫豎該備學者所當細玩王文憲曰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得義出也

孟子之書造端託始之深意

自周衰以至戰國之世惟知利之一字故紛亂至此孟子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首須掃去此一字方可說其他事理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即此類也但所以行仁義之事惜梁惠不能再問下諸章詳之

太史公

西漢人司馬談為太史令其子

遷稱之曰太史公此語見史記列傳孟子傳王文憲曰太史公偶得其要 程子叔子

拔本塞源 語出左氏傳孟子首格君心掃去利之一字如拔木之根使不復生塞水之源使不復流則禍亂熄矣此章入要畧三卷之首

賢者而後 王文憲曰孟子添而後兩字便精神活動

詩大雅靈臺 按文王九十六歲當商紂之十九年作靈臺程泰之雍録曰文王都豐在今鄠縣豐水之西有豐宮靈臺靈沼靈囿皆屬其地括地志云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河內河東皆魏地 魏地在西河之東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濕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荒政 周禮荒政十有二有移民通財之意

喪死 喪平聲

厲禁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

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註厲蕃界也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又云厲遮例也

五畝之宅

百畝之田 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八家同養公田又於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也邑居所受亦如之然尺有數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為寸人有上中下不同則以中人為度一尺約當今浙尺八寸則百畝之地全無多地當自別有地尺若衣服針炙則以人尺為度爾古所為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尺步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古者道路之制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風俗敬老如此則尊君親上可知矣凡此諸

節皆孟子勸梁惠以行仁義之實事王道之成王文憲曰成字應前始字生於教字不知檢發王文憲曰令之政如此何以謂之盡心罪歲王文憲曰應前兩凶字程子叔子王文憲曰疑孟子者以其不合勸諸侯為王故程子著此語而朱子不可不見於此也寡人願安承教王文憲曰此章宜與上章合為一章王喜天下之民至焉一句故發承教之言孟子亦因以終其說俑禮記曰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晉國成王封弟叔虞於唐至燮父遷晉水之地因名晉其後曲沃奪宗至文公以來世為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并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為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為大長子死焉周顯王二十八年惠王之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於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 周顯王十五年魏惠王之十七年秦敗魏師於元里取少梁大事記曰此秦復河西地之始也顯王二十九年魏惠之三十一年秦公孫鞅會齊趙伐魏襲虜公子卬大破其軍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

南辱於楚 周顯王十年楚伐魏決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濊之間此所謂南辱於楚也歟若昭陽之戰則在梁惠後十二年當周顯王四十六年楚柱國昭陽伐魏敗魏師於襄陵取八邑上距孟子初見梁惠凡十四年不知惠王此問的在何年也

百里可以王 王氏憲曰此答國不在於彊先以一語覺之繼以仁政告之

王往而征之 王氏憲曰孟子非不用兵必如是而後可爾

惠王之志在報怨孟子之論在救民 救民乃可王之本則報怨不必言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此為天下之公報怨孰能禦之舍是不為而欲日尋干戈以報怨愈其不敗七

者鮮矣王文憲曰比死者洗之其道不過如此當時謂之迂闊不知乃洗死之良方惟周太王以來能用此方耳　史記稱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葢惠王不用孟子之言未幾而用蘇秦之策以合從又用公孫衍之説而敗約又用張儀之説而割地事秦史記又曰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所如者不合此説為實録云

梁襄王

周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史記以顯王三十四年魏惠王卒襄王立西晉元康中汲郡盜不准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書始知惠王有後元年至十六年薨而襄王立説者憑史記以襄王前立遂謂汲冢為哀王葢襄哀二字皆從衣故誤也襄王在位二十四年薨後為昭王安釐王景王湣王無哀王也詳見序説

必合於一然後定

自太古以來封建非一日之積自三代之衰至於春秋封建之弊亦非一日之積至戰國之時六七大國又更相吞噬孟子度其勢須合為一然後

定但秦以彊力殺人而一之項亦嗜殺故皆不能定至漢遂四百年天下為一

周七八月 孟子篇內多以周正數月

蘇子 子由之論

齊宣王田氏名辟疆 此後齊也本嫣姓自陳公子完奔齊食邑於田遂為氏自田恒弒簡公專齊國至田和遷前齊康公於海上盡有齊國周安王十三年和會魏文侯楚衛於濁澤求為諸侯安王十六年初命田和為諸侯是為齊太公傳子桓公孫威王當周顯王二十七年宣王辟疆立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聚學士於稷下乃梁惠王後十一年也至周慎靚王五年梁襄王之三年齊宣王之二十七年孟子為卿於齊

桓文之事 事謂其所以為霸之謀畫經營也若糾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

董子 西漢武帝時人董仲舒也以其醇儒度越諸子故以子稱仲舒為江都相易王問粵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滅吳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先詐力而後仁義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末句荀子同

君子遠庖廚 禮記曰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註音剪

太山 東岳在今襲慶府

北海 北海去中國甚遠但以小海為北海故漢於今青淄之間置北海郡

老吾老 止

所為而已矣 王文憲曰前以愛物之心推上仁民來此以親親之心推下仁民去又明示以推之之法善推其所為不特是此章大旨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一句

本然之權度 權尚能知輕重度尚能知長短人心之靈義理素具豈不能自忖量思度其長短輕重處

便 軟熟順意之人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 此篇方提此一句所以行此政施此仁使天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之皆歸者則見公孫丑上篇尊賢使能云云止如此則無敵於天下

蓋亦則盍反其本

矣蓋者敵辭焉者責辭王文憲曰前本字指本心後本字指王天下之本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已見前章井田之廢非一日積至商鞅而後盡變爾故孟子告齊梁之君皆以制民之產告之至告滕文公亦首以經界為說蓋井田之破壞所在皆然非一日矣此章入要畧四卷之首王文憲曰孟子與齊宣王問答凡十四章惟首章開闔變化精神超越而原氣不動非門人所能傳此是傳不得處履祥按此章孟子於齊宣王指其真心而勉其推因其不能推而令其審勉其審是欲重論其欲是功利重又曉之以功利之害誘之以王道之效敎之以王道之本其開發君心舌端造化之妙如此齊宣王有欲無志有欲者桓文之事興兵構怨闢土率華夷也無志者可以保民自託不過請嘗試之自任不力言及王道章末更無領畧之辭矣

梁惠王下

樂樂下字音洛 俗讀皆然但以語意則上字當音洛蓋娛好之也猶云獨娛聽樂音與衆娛聽樂音執為歡樂下二句放此 田獵 此章本言樂而兼言及田獵者必當時齊王有田獵之好也 羽旄以鳥羽為飾 旄 以犛牛尾為飾如樊纓之類 范氏 祖禹字淳夫 楊氏 龜山 咸英韶濩 英本作韺黃帝樂也咸池堯樂韶舜樂濩湯樂 文王之囿 文王靈囿在今鄠縣澧水之西其時

三分天下已有二不聞有七十里之說也孟子稱於傳

有之必有所自疑文王於終南諸處為之厲禁以為田

獵及細民樵牧之地使以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囿也

為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誘之初不辯其事之虛實

有無也 湯事見後篇 湯居亳與葛為鄰伯不祀湯遺之牛羊使亳衆為之耕 文王事見詩大雅 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舊說文王雖不能絕昆夷恚怒之心亦不廢吾

聘問之禮

太王事見後章 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云云

句踐事見國語 國語越語曰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用大夫種之謀使行成於吳願以金玉子女賂君子辱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將聽之子胥諫不可越又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嚭諫吳王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

字之事之 小事大大字小春秋左氏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爲字者本古語也然仁人之心既忘己之彊大人之小弱雖曰字之其交際往來與事大亦無異故俱作事

遏徂莒 當是徂共謂遏其徂共之衆也

密人侵阮徂共 密國在今寧州阮國在今涇州共今涇州共池

孟子對曰有 有字句應上賢者亦有此樂然人不得此

樂者則非其上矣 離宮 謂別宮也營室星有離宮三故凡作宮於他處者取此 齊景公晏子 並見論語孜證 轉附 山名未詳 朝儛 或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王輿地志云儛水名出南陽 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 今沂州琅邪郡亦有山 徵招角招 齊有韶樂故其作樂用其音調徵調角調皆以招為名此章純用晏子之言蓋其時晏子書尚全故孟子引之後篇云知管仲晏子而已雖並言管晏而其下止言管仲而不言晏子蓋孟子未嘗不重晏子也 明堂 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倣明堂之制而為堂故太山之下有明堂 岐周之舊國 今鳳翔府 察異服云云 禮記王制 乃積 當作子賜反穀推也 於王何有 王去聲

公劉后稷之曾孫 本史記世表然攷之漢史則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又攷之路史則公劉乃后稷之後世孫爾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本胡子知言前一句曰同體異用其語有病故集註止收一句

曲學阿世 出漢書轅固謂公孫弘曰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王文憲曰自好樂以下至此五章共一機軸而克之以學力似不免有戰國雄辯氣象其所以異於戰國者務引其君以當道發天理於幾微遏人欲之橫流所以大有功於天下

比必二反 顧此死者且比化者皆作必二反比其反也與射者比當作毗志反文公嘗因學者之問而未及改

如不得已 合連下文作句王自謂舍之之決孟子則戒其用之之輕

慎 王文憲曰此章緊要在謹字下文二察字謹之之道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闕

伐

燕章 詳見序記王文憲曰取之勿取正論也言武王文王則贅矣

王速出令云云 王文憲曰此是孟子用世之機惜齊宣王不能用又惜乎後日樂毅不得聞此說也

穆公鄒君也 集註恐人誤以為魯穆公也魯穆公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而共王奮立歷康公也景公匽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此穆公乃鄒穆公而非魯也又按賈太傅新書述鄒穆公之賢甚詳蓋因孟子之言而自反者歟新書春秋篇曰鄒穆公令食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倉無粃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耕耘勤苦豈為鳥獸食哉且汝知小計不知大會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與

公家為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樂美女四八穆公朝覲而昔畢以妻死事之孤正興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穀無淫僻之事無驕逸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愚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售酒屠者罷列肆童不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復一出新序同此履祥按孟子所言行之必效以鄒滕之小國而敬信服行其言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其說此其世道之不幸也

滕國名 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古滕城尚在

間於齊楚 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

是謀非吾所能及 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而今乃云然人鮮不以為迂然攷之當時事勢則非迂也蓋

迫於二大國之間兼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怒又況事齊則必為齊所并齊豈徒為滕而拒楚事楚亦必為楚所并楚豈徒為滕而却齊以事理言之不若保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為可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文公不滅於齊楚而卒滅於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為得也

薛國名 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令徐州滕城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封靖郭君矣

邠 本漢唐明皇以其字似幽改從邠在今邠州此章入要畧三之十七

梁山岐山 程泰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有周城

義也 朱子嘗因潘恭叔之請欲改作經字　王文憲曰孟子太王去邠而段見周家王業之本

魯平

公 魯自哀公以後歷悼元穆共康景六公至周慎靚王五年平公旅立凡二十年而薨時周赧王十八年也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至梁時已稱叟愼靚王五年孟子仕於齊凡三年當赧王元年致為臣而歸明年孟子又之宋滕不知魯平公欲見孟子當是何時計是喪母歸葬之後

前喪 孟子幼喪父

三鼎五鼎 古者祭祀烹牲於廟每物一鼎如羊鼎豕鼎犬鼎雞鼎魚鼎鼎之類是也三鼎士禮則用三物五鼎大夫禮則用五物故鼎數如之

俎 慈呂反 此章入要畧三之十五

孟子集註攷證卷一

孟子集註攷證卷二

元　金履祥　撰

公孫丑上

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敬仲相齊桓公霸諸侯 **晏子** 名嬰萊之夷維人索隱云字仲謚平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曾西** 曾子之孫 **楊氏曰云云** 楊氏之說未盡此章之意夫曾西言子路則曰吾先子所畏至論管仲則曰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此正以作用優劣言也以作用之優劣言則管仲功業遠不可望子路何者管仲之所以霸不過富國彊兵而已夫子之許子路

也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而子路自許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治千乘之賦夫子以為由所優為則與子路所自許無異也且千乘之國小國也又攝乎大國之間師旅饑饉可謂貧弱遂亡矣子路一起而為之比及三年僅逾兩載而能使之有勇則其於富國彊兵乎何有且知方也則加於富強一等矣使子路而得千里全齊之地為之何待三年何止有勇其視管仲乘全齊之力專國四十年之久而僅僅乃爾真不足道矣大抵聖賢作用自是殊絕決非常情所可測度世衰道微不幸聖賢而不獲用天下世人但見霸者君臣小小功業即以為大競慕效之至論孔明諸子則或但以為循良自守者而已此真世道之不幸也

管仲晏子猶不足　公孫丑篇問管晏孟子但卑管仲而不言晏子

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見於書者湯太甲太戊河

亶甲祖乙盤庚祖甲他書有孔甲王文憲曰孟子言文王之所以難時難勢難今日之所以易勢易時易

鎡基田器　爾雅釋名大鋤也　此章自首至為我願之乎入要畧四之二

恐懼疑惑而動其心　下文作疑懼二字尤簡孟子所以不動心者養氣則不恐懼知言則不疑惑王文憲曰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孟賁勇士　史記范睢傳及淮南子註皆云衛人文選註引史記疏賁齊人歸秦武王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豎目裂舟中人盡播入河帝皇世說云孟賁生拔牛角

北宮黝孟施舍　不知何國人孟子因公孫丑以孟賁喻其勇因借勇士為喻

必勝為主無懼為主　心有所主則不動二子之勇亦是其心各有所主故能不動爾王文憲曰黝之養勇

是不疑舍之養勇是不懼氣象各有所似氣象者形似彷彿之意爾便以二子直比曾子子夏則不勇即下文浩然之氣可縮即下文直養王文憲曰朱子謂孟子養氣之論夫子已道了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即内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無暴其氣暴字集註不訓而以致養體之按後篇自暴章集註曰害也無暴其氣即下文以直養而無害之意也王文憲曰此節論告子及論志氣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孟子是活底不動心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伯子之說也上文一條下文二條皆是孟子雖對言氣動志程子則謂志是氣帥終是志動氣處分數多氣動志處分數少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今按孟子之不動心本是於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

其助養氣之本依然是從心上生如行慊於中自反常直集義是也蓋心無愧怍自然氣壯氣壯則又能配此心之道義而助其行然集義工夫又自知言來使其不知義理之所在何以能事皆合義此等工夫循環並進

知言者盡心知性

知言是知道之效不曰知道而曰知言蓋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失而反之也盡心知性集註是自知言之本說來則凡天下之言其得失是非毫釐疑似之間無不有以照之而天下之事無可疑者矣

告子之學

王丈憲曰孟子是自然不疑不懼告子是硬要不疑不懼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公孫丑無問孟子與告子不動心之異孟子言告子之失而丑又專問孟子不動心之法孟子即以知言養氣告之丑當首問知言而乃首問養氣雖因論氣而遽及亦是丑之學未能知所先後也及其問氣又止問何謂浩然之氣而孟子告之即直養而無害之說與夫養之之本與其所以養

而無害之節度此是孟子切於教人傾倒無餘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氣之體配義於道氣之用以直養氣本大而剛順是直道而行以養之勿令有所屈曲慨怍以害之

餒前餒字無是氣則道理餒後餒字無是道義則氣餒

集義集義亦是心通乎道使事皆合義自慊於中無所愧怍自生浩然之氣非是義本在外從外假義事為名以虛張其氣而強得其浩然也朱子曰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事而不動心王丈憲曰論其用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氣非道義無以生是非兩字對生餒兩字對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於外必有事焉勿正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是養氣一節大旨

助長助長是虛張其氣非惟不久消歇而狂妄自大之病自此生為害大矣

程子

以七字為句叔子戰不正勝春秋公羊傳曰師不正反戰不正勝何謂知言

知言即是物格知至之效緬想孟子格致之初亦是從言語用工本自聖賢之言格來以知其原又是天下之言格去以要其流章內四目似指異端蓋天下之言足以惑人最難察識者惟異端為甚其粗淺者固易見也然天下之言不問淺深亦不出此數端此章雖不及所以知言之方然知其所以病即知言之方也蓋以此理之正辨其於此理之差其於是非毫釐之間如匠石斷鼻端之堊不容絲髮淺深也大抵人於心中見得有差決是害事蓋其心術識見議論一一向如此為害不細小差則小害大差則大害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人見聖賢之闢異端則曰衛道爾言論之末爾殊不知其為救世之大功如老子之言其害實則為申韓虛則西晉佛氏之言其害淺則為梁為南唐深則真是無父無君率獸食人詖淫邪遁四者相因

其言既有所偏則必就其中發明其說而說始放說既放則背理愈甚故邪邪不勝正而又不能自克故必遁遁其說愈遁遁則愈偏矣又展轉相困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其心既有所隔不見正理故其陷溺必日深心既陷溺則去道愈遠去道愈遠則終必困屈矣然愈困屈則愈隔亦展轉相困也王丈憲曰此節要看四個所字詖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原能去其蔽則無下三件蔽之原不一有氣稟之蔽有物欲之蔽有習俗之蔽有學術之蔽去蔽在乎好學心通乎道程子是發明知言之要然惟好學而後能心通乎道

程子曰叔子**又曰**伯子**此一節**王文憲曰自此而下文勢抑揚起伏若散漫而無收拾徐而玩之前後相應極為縝密

林氏之奇字少穎官至宗丞號拙齋呂成公之師也

程子曰伯夷伊尹何如王文憲曰此下說開去**孔子也**王文憲曰本問伯夷

伊尹而帶言孔子者以願學者學孔子則上文六子伯仲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王文憲曰後面四段盡總在此一句孟子所以自任可知矣**是則同**王文憲曰言三子德之盛君百里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應前齊之卿相不足道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依舊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其同者固如此其異者又非伯夷伊尹所及也**汙**以文勢言當是決字之誤**程子**叔子**麒麟毛蟲之長**曾子書陰陽篇曰西方毛蟲三百有六十麟為之長南方羽蟲三百有六十鳳為之長**程子**叔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入要畧五之九前聖所未發蓋知言養氣之旨前聖未如此詳明也

又自公孫丑再問夫子既聖一段以後所問較寬孟子隨答皆繁問六子則姑舍是而不敢答問尹夷則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則意可見矣夫夷惠君子不由此章併伊尹亦不學而止願孔子蓋孟子氣浩而

達權其於伊尹固不待學而能但難到夫子地位爾及論孔子則但舉三子之言證夫子之所以異蓋聖人妙處亦自難言其實亦自知言養氣之極熟而化爾知言之極耳順是也集義養氣之極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王文憲曰學至聖人則浩然之氣不足言矣

七十子 孔門高弟弟子也史記有七十子列傳家語有七十子解本七十二人舉全數爾

鄒氏 道鄉先生鄒侍郎名浩字志完

此章入要畧四之三

豳風 豳周之舊邑公劉所治七月篇豳之舊詩周公陳其詩以為矇瞽諷誦之詩用其篇以為迎寒暑勞農之樂而凡周公所作之詩與為周公而作者編詩者皆係之豳蓋豳岐之地乃周公之采邑云

鴟鴞之篇 周公所作以貽成王鴟鴞指武庚也言既誘管蔡又將毀王室也故周公託為鳥言以誚鴟鴞言以創造之艱難固密也

牖戶 巢之通氣出入處今鵲巢逐亦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

活 書作逭 古書

皆口傳授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

尊賢章張子橫渠先生助而不税井田之制一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而助耕公田春秋初税畝則公田之外又税其私田是爲十取其二以孟子之言觀之則是時諸侯皆然不獨魯也

周禮詳見載師屋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王文憲曰夫征粟米之征百畝之租也家征力役之征令之徭役也里布布縷之征五畝之税也

信能行此五者此章宜補首篇發政施仁章內

呂氏大臨與叔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三字註無訓詁但自天地生物之心說來則不忍人之心乃人稟天地生生之心以爲心所以無傷害人之心此一說也下文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內交非要譽非惡聲而然則是怵惕惻隱之心自忍耐不住故爾是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人之意此又一說也不忍見孺子之

入井即不忍見人之顛連無告皆是此又一說文意為順在人聽認

惻傷之切隱痛之深

因上文怵惕惻隱以為訓蓋怵是驚惕是動則惻隱作痛傷之深切若以下文三端例之則羞是恥已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辭是解使去已讓是推以與人是知其善非知其惡皆是兩面獨惻隱是痛傷一面但稍有淺深耳按仁貫四性則惻隱貫四端但曰傷痛不見貫四端之意皆謝上蔡以該洽自多程子責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謝子面熱發赤程子曰此惻隱之心也夫面熱發赤者羞惡之心爾而以為惻隱蓋四端皆從動處發惻隱之心兼怵惕而言則惻惕為驚動但舉惻隱而言則惻為動隱為痛惻是惻然而動隱是隱然而痛惻者感於外而動於中隱者痛於中而發於外惻則專言之仁之端也隱則偏言之仁之端也此心本靜有感而動則痛傷羞惡辭遜是非之念發焉此惻之所以貫四端而隱之所以為愛也以此觀之庶得其立言之例於人

心為甚切又智之為性亦是兩節知與藏也論其端則但以知是非而言此章之說是也論其全體則當以知與藏而言離婁上篇之末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程子叔子腔子體骼也

王文憲曰四個界限自分明亦有隨事相連而見

心統性情張子語心者身之神明天所賦之理具於其中為性自是而發於外為情

充滿也問推與充文公曰推字推將去充字填得滿

日新又新王文憲曰新字釋始字

程子二條並叔子

四端不言信四端之發皆是真實有是四者如此則信便在四者之中矣

水火金木待是以生四行皆生於土試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

於四時則寄王四時每季月以十八日為土位而季夏十八日乃火王之後生土故又為最王遂為中央土位此陰陽家者之說然土氣無不在四時之內 此章

入要畧一之六王文憲曰此註信貫四端後章仁貫四端**函甲也**周禮函人為甲音含本註**擇所以自處**論語集註作擇里此作擇所以自處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古語亦然彼以擇里言冒上文也此以擇自處言引下文也然此說可兼彼義　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五

子路章程子伯子**耕於歷山**歷山在今河中府濟南府亦有歷山**陶於河濱**禹貢陶丘在今曹州濟陰縣地志云舜陶處疑此陶丘乃濟濱非河濱也當別有處**漁於雷澤**河中府有雷首山雷水所出入河古傳舜漁處但雷澤今在濮州雷澤縣禹貢所謂雷夏也而歷山陶　濮州亦有之據孟子舜東夷之人則濟濮之間此似為近　此章入要畧五之八

不隱賢不枉道也本文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謂雖不隱其才能而出仕然必以其道而不苟此是其和中之介令註文似以其道解進不隱賢按此二句或問不隱賢

而亦不枉道文公云如此看亦得又語錄以不隱賢為讀必以其道為句

爾焉能浼我哉

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莫能相尚

韓文公引此語作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

右此章初看疑孟子與齊宣交際之間殊不快

人意及觀戰國策齊宣王呼顔斶前而不前使謁者延王斗入而不入彼二士一時風聲氣習尚能如此況孟子伊尹之才孔子之亞宜其不可召也

七十鎰 按前篇註二十兩為鎰則一鎰已是一斤四兩七十鎰則是八十七斤半古者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青金為下幣此不知何金然宋次國丹一餽之金已八十七斤孟子之受亦幾於泰按古今稱輕重不同且以漢稱較之漢今之一斤當今四兩三錢強以此為度則亦未為泰也

平陸 平原郡

士戰士去之殺之 此依古註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之止是廢棄之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此出左氏語録謂古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如岐有太王之廟豐有文王之廟曲沃有桓叔以至武公之廟按如此則以都名者當不多今曰為都者五人則已有五都矣而五都之外又非一也故語録又曰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按如此則都是大邑爾

孟子為卿於齊 或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文公

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概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卻為之出弔於滕厯祥按客卿不治國事若禮文之事則亦皆與又禮記仕而未有祿者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未有祿謂未有常職然出使則以君臣之禮行古自有此禮但此章曰為卿於齊後曰致為臣而歸似孟子嘗以為卿道不行致為臣而去爾

使虞敦匠事 王文憲作句以註曰董治作棺之事者 **嚴** 闕

古者棺槨

無度 古者謂夏商以上未有厚薄之等蓋民淳材盛但亦以厚為尚 **中古棺七寸** 恐亦虞商以下然亦近古古尚以七寸為度古尺一尺當今浙尺八寸是七寸省今五寸六分也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則因時之宜使人皆可為爾 **自天子達於庶人** 句連下文 **得之為**

當作一讀謂禮制所得為也集註作而恐不必改夫禮制所得為者如棺槨衣衾之美也所不得為者如棺槨重數置翣明器多少之數丘封之度此不可踰越而為者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 語見燕世家史記蓋為戰國策所誤戰國策則傳聞之誤也

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 此補本文之未辨蓋武王使之監殷其出周公之意則未可知然孟子書論及古事者多不辨其事之有無但即此以明聖賢之心與其處事之宜耳然謂之殺紂而立其子則亦未審蓋武王入殷而紂已自焚死故武王封其子示不絕也殺父立子於事情不然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

前章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問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

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
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
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
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
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
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强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

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此章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知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觧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解慙之後似為此後去齊通鑑綱目大事記齊伐燕孟子去齊齊宣王薨並在赧王元年

中國而授孟子室　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如此則是宣王亦欲以此處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王之意以為孟子止可為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為政

鍾受六斛四斗　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孟子嘗曰萬鍾不辨

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子正犯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

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 季孫即魯季孫子叔疑不知何人當在春秋後近世有立孟子廟者以門人從享而子叔疑與一人之數可謂謬誤

程子 叔子

畫 史記有畫邑音畫語錄謂齊地有畫邑又有畫邑路史畫邑在西安城畫邑在臨淄

魯繆公 史並作穆魯元公之子名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立為諸侯尊事孔伋以公儀休為相以泄柳申詳為臣

泄柳 後篇作子柳必其字也禮記檀弓篇屢言子柳事未知是否雜記篇作世世柳世世泄古語四聲之訛也註云魯繆公時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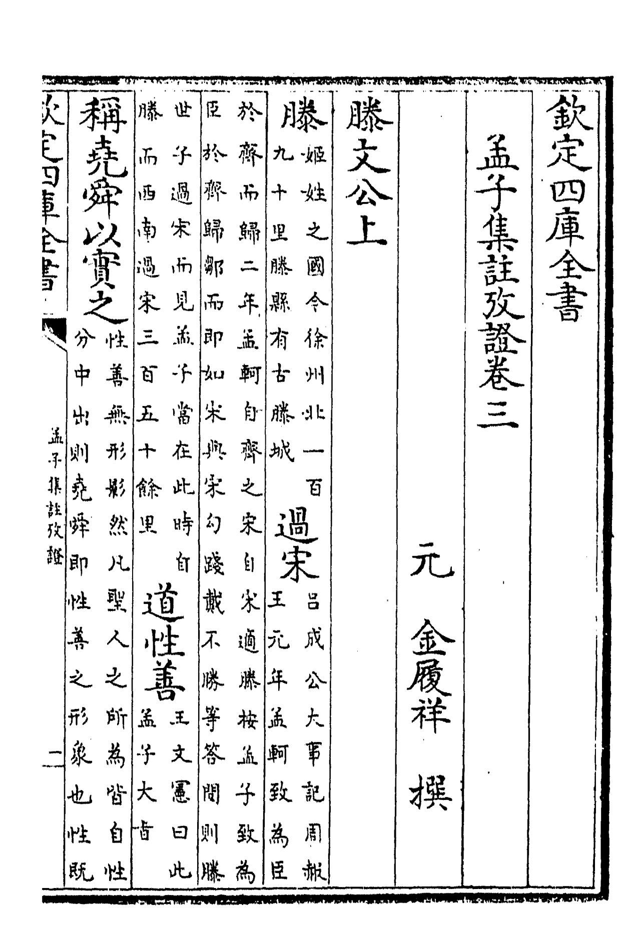
申詳 名見檀弓

李氏 昭武人名郁字光祖號西山學於龜山楊公為其壻舉遺逸官至福建帥機有論孟遺東丈公作墓表

二句 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指孔子此章入要畧三之十六前段憂世後段樂天

孔氏 穎達

孟子集註攷證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註攷證卷三

元 金履祥 撰

滕文公上

滕 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 過宋 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於齊而歸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按孟子致為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勾踐戴不勝等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道性善 王文憲曰此孟子大旨 稱堯舜以實之 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為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

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為**程子曰**叔子王文憲曰孟子之後無人敢如此說**公明儀曰**初註二句皆公明儀之言李閎祖聞以為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舉之而曰周公豈欺我哉朱子因之遂改集註周公於文王為親父子親承文王而學之文王雖大聖而事事皆可學而為之不必別師古聖則此言容或有之若如初說則文王聖人事事我皆可學周公聖人言之我皆可信信受奉行非欺我也亦通**魯賢人**自公明宣學於曾子而公明高公明儀皆見稱於孟子高曾子門人儀與孟子年輩相及**可以為善國**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為學即見之行事滕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即今其就為國上致力**書曰**引書意尤緊切人人性固皆可為聖賢學者固當以聖賢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進也亦須有刻苦之實功去切身之實病方可與造聖賢之道爾**不能自充**四字切中常人之病人性本皆可以為聖賢其

不能為者蓋苟且以卑近為安不能自克至若為不善之人亦豈能昧其本心之善亦以一向放縱不能自克以至此爾　首章入要畧一卷之一以世子之天性非不能為善以滕國之地位亦自可以為善但人之患在於不立志故舉三子之言於前人之患在於不去病故又舉商書之說於後人能立廣大之志以克吾本善之量又必能致刻苦之工以去吾本身之病則所謂堯舜人皆可為者其可為矣

齊疏之服

按禮為父斬衰為母齊衰至若疏衰則又次於此如雜記云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下文曰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又曰疏衰之喪人請見之則見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則疏衰又斬齊之次也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為斬衰之服而云齊疏似亦可疑豈古者天下諸侯斬衰之布升數多於常人止用疏布為之歟又按上文曰吾嘗聞之矣則此三句亦古語皆魯繆公之卒使人問於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

自天子達此數句與此正同蓋古語傳誦之訛孟子引之爾當作齊斬之服

宗國魯 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令君之昆弟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恭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弟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管蔡郕霍邢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謂魯為宗國也

深墨甚黑色也 禮居喪垢面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國勝乎太子死乎蓋憂慼則色墨而居喪不肉食是以深墨也

倚廬 以木倚堂側而苫蓋以為廬也天子則加梁楣謂之梁闇

孟子至滕 大事記在周赧王之二年

恭儉 恭禮下世祿也儉取民有制助法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畛洫塗澮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畎澮距川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為六

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畛洫塗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何異王莽之改制聖人作事因民之利必不如此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計而古所謂畝者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所謂畝者闊一步長百步古人重黍稷粱菽其所謂畝即若今種豆麥者作田畻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畻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是平田但止以田畻為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畻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畻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畻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畻其廬舍則撥田

之外又共撥若干畔三代可以例推也

徹者徹也　下徹字讀作澈經書凡以本字解本字者上字是古書下字是當時俗語然又有一例如親之也者親之也上字平聲活字也下字去聲定字也以此例推之

助者藉也　子夜反當讀為借去聲北音皆然但二字各有二音如天子諸侯藉田雖音集而解謂借民力以終畝則借字又本音子亦反入聲以從人從昔諧聲也今俗讀作去聲誤爾

龍子古賢人　不知其世故但曰古賢人孟子書兩舉其辭惜其言論風旨不盡傳於世也

莫不善於貢　貢法之獘亦夏之末造聖人視時上下而取諸民必不至此

盻　從目從兮者氣出貌盻目有恨氣也五禮反說文作胡計反玉篇吾計反則讀如睨矣俗誤作普莧反者非盻字不從兮而從分謂目黑白分明也說文亦作辨

雨我公田　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孟子不見典籍但以詩推之

序以習射

為義鄉射禮行於鄉序蓋以射名其學為序射者升序之堂立於堂之序謂當棟處也向外而射序射諧聲故曰序者射也古者射以習容正志直體觀德故教法以射為先於旅也語就教以人倫之道為王者師孟子嘗以王道告齊梁之君如滕文公為井地可謂能行王政矣孟子不許之以王而以王者師許之蓋齊梁之君皆萬乘之國行王道而王也易滕文公五十里之國則雖行王道而其王也難但示王道之兆為王者之法可耳此聖賢至公之心亦審時勢之論也自此後又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二十八年而終宋滅滕齊魏楚又滅宋矣文公之賢可以為王者師賴孟子書而傳爾又滕文公之時所憂者在齊楚則終宋來滅非文公之世也

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字亦作斄傳其子斄鬻至不窋遷於戎至公劉避桀遷邠至古公又遷岐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子雖引文

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國以滕之褊小僅可自新其國而已又井田乃周室舊制而此方新子之國益井法積壞已非一日至此始復其舊乃所以新之也

壤地褊小上文令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也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若能修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汙池以廢地能行仁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則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程子未詳**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先公後私即詩之雨公及私之意春秋傳曰公田不善則非民私田不善則非吏蠧民惟當先公而吏則當恤民之私也反是則公議非之

潤澤就中活法制宜使行之優游甚便不使有蹇澀難行之患也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攷

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叔子也按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劉向云疑李悝商君所說班固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黃帝使大撓作甲子始迎日推筴故陰陽家者說時日吉凶多推言黃帝醫家亦推本黃帝岐伯設為問答之辭傳述古

語維以附會然此之諸家號為精深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儀禮經傳通解載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履祥按神農之說不過躬耕以先天下耳而為其言者遂有與民並耕饔飧而治之說此集註所謂傳述而失其義理者又按路史亦載神農之言曰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飢女當年而不織則當其寒有餘不足各歸其身士力耕而女力織力歸於上而功被於下歲餘十三三年而成歲三十年而國有十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故天毀地凶旱決並作而無入於溝壑乞丐者時其時以待天推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姦邪不作無制令而人從大略如此路史又曰唐堯有言朕之比神農猶昏之比朝旦也而說者猶以為夫負妻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為偽者惡足以言人道耶

五穀稻黍稷麥菽

此用周禮九穀之數

而五之也舊說黍稷稻粱秫夫四穀皆有秫安得獨出一穀然古人重黍次亦重粱粱今粟也其種亦多當曰黍稷稻粱麥爾

益 即伯翳也青冀閒以入為去則曰翳秦隴閒以去為入則曰益史記引書孟子作益而秦紀又出伯翳者誤也

九河 名見爾雅今滄州界有一二遺迹然皆淪為小海不可一二復攷矣詳見禹貢地理古今註

濟 字當作泲出王屋山崖下伏流地中至孟州溫縣湧出二源是謂泲源入河復南出為滎瀆自為一瀆以東北入海至王莽末不復南出而諸儒考之謂伏流地中隱見不常今清河行其故道

漯 史記禹釃二渠以殺河流一謂泲一謂漯也古河北行至今開德府漯受河流入海西漢河徙併行漯川其後又徙而漯亦涸矣

汝 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

漢 出今漢中利路之閬西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

淮 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

泗 出襲慶府

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記者之誤**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放**上聲則作做謂做是道而為功非有所作為也亦有作去聲者則訓至訓大**則法也**論語集註曰則猶準也惟天為大而堯之功德與之相準據此註則堯法天之大當以註為是而此未及改**有若似聖人**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事亦見家語但二書所載下文猥瑣類小數來衙前儒常非之常以孟子所引曾子之言為正**暴**說文從日從出從大從米晞也然說文作蒲報反蓋古字四聲隨方言而讀或去或入今以去聲者為暴烈以入聲者為暴晞義亦相通**鴂**博勞食母之惡鳥**此詩為僖公之頌孟子以周公言**王文通常言閟宮之詩蓋有錯簡當從孟子為正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武第三

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令詩但說成王封周公之子似逸一節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淮踐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荊州之界而舒在今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饗祀降福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後皆祝頌之辭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是周公也

不論精粗使之同價 周官肆長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正欲精粗異價不以大小同價

滕文公下

招虞人以旌 周禮析羽曰旌古者無紙札文字之繁但以所持之物為信漢初尚然古禮招大夫以旌虞人以皮冠

不至將殺之 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符驗之實從

大夫之旌則為犯分軍中有令而不至則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既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以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取之此事孟子書凡兩出又見左氏傳及家語然二書記孔子取之之言則曰守道不如守官蓋守官即所以守道令曰守道不如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為正大抵聖人之言非智足以知聖人鮮有傳之不差者

不待其招而往 語錄曰答陳代曰不待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景丑及答萬章曰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此以在其國而言

如以利 利之一事門不可啟漸不可長一以利而枉小其弊必至於以利而枉大孟子此語亦是拔本塞源

王良 善御馬者趙簡子之御也左傳作郵良一名無恤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自謂王良

範我馳

驅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車則抉轡使射者中禽之左背以達右腢是為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逆禽左也嬖奚小人但欲苟中不以禽左為上殺故用逆左之範而不中詭隨而遇禽則中此小人心術不正苟且求中者也

比當作呲志反集註未及改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斷在此句上此章入要畧三之四

公孫衍即犀首也魏之陰晉人與張儀不善離秦魏之交而相魏導義渠以伐秦佩五國相印為約長代張儀相魏儀死又入秦秦王愛衍且相之為甘茂所陷後誅死

張儀魏人相秦伐魏降蒲陽而復予之因以說魏事秦又出相魏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不聽陰使秦伐魏魏乃倍從約而請成於秦反復相秦秦欲伐齊又使儀說楚絕齊獻商於六百里楚絕齊而秦不與地楚怒以黔中易張儀欲殺之儀王楚又因靳尚以求解於楚姬鄭褎又說楚事秦去而遂之韓說之事秦歸報封武信君使東說齊又說

魏北之燕使事秦所謂衡人也及秦武王立不說儀諸侯皆叛衡而儀又說武王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割地聞齊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於是之梁而齊果伐梁使秦以其間伐魏後又陰使人解齊之兵而卒相魏以死

大夫之冠 冠恐當作娶字與下嫁字對按儀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父不親命也

往送之門 往字作一讀送之門者按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儀衍捭闔生事而孟子獨謂其阿順盖順其主之慾而導之爭順其主之懼而導之從衡凡不能以道義正其君者皆妾婦之道也蘇氏古史曰戰國之為從衡者皆傾危之士也然而汚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亦莫如儀之多方儀之未

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金珠璣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乎周鄭之女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說資之珠玉而遺之南后鄭褏聞而憂之奉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賜臣中飲謂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褏儀見之跪請罪曰臣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褏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信而功多也按此節即媟嫚之術所謂妾婦之道也歟

廣居 仁語錄以心言 正位 禮以身言 大道 義以施為言惟是心無私邪無私則心體廣即仁也無邪則所立正即禮也故所行自無私邪偏曲所以謂大道即義也然亦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此三句是大丈夫之本下三句乃其效語錄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 此章入要畧三之五

何叔京 名鎬昭武人自其父允受程氏學於東平馬公伸而叔京又從朱子學官至潭州善

化令未上而卒朱子銘其墓 周霄魏人 戰國策作周霄 禮曰 註文出祭義 又曰 出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則室中酌薦畢又迎尸於室以獻薦則室中酌薦而已 妁亦媒也 流子高義曰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曰妁 梓匠木工 梓人為器用者如攻工記為飲器為爵觚為侯之類今俗所謂小木匠人為宮室國邑攻工記建國營國為溝洫之類今俗所謂大木者 輪輿車工 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察車自輪始輪人為輪專治圓曲輿人專治直方而總衆工 食工也 道之功大工之功小 宋王偃 周顯王之四十年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出奔齊而偃自立至慎靚王三年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遂稱王赧王二十九年滅滕則滅滕伐薛在後 亳葛 亦在南京有亳城有葛驛鎮此殷古湯之王政 匪 諸器從匚形從非聲今俗加竹 玄黃 古者上衣

下裳衣玄而裳黃故幣帛皆以玄黃為色此段言武王之王政

實不能行王政為齊所滅走死

按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周赧王二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宋王偃奔魏死於溫按大事記則敗齊楚魏之兵在滅滕之前按通鑑則敗齊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後已難詳攷大事記則皆附於稱王之年而通鑑則總附於齊滅宋之年又伐薛之事其時薛已為齊地當即是敗齊之時涵

段干木

路史曰段干李姓邑也初邑段後邑干因而氏風俗通註乃以為姓段名干木以李氏春秋干木光於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誤之幽通賦木偃息以蕃魏為得之又戰

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段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司馬庾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不可加兵秦君乃止

戴不勝戴盈之

宋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為氏二人間容計皆宋王偃欲霸天下之時然以孟子之言觀之則王偃實不能行王政而群邪與處遷善不力可見之

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

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有得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當制亂之主繇帝堯治天下泰和六十餘

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洪水之横流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為災也舉舜而敷治舜舉禹益稷契而天下平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為治也

洚水

書作降水當從洚而音洪

掘地去壅塞

語錄嘗疑掘地之說謂水高數尺已不可下手何况滔天之水亡父桐陽散翁觧之云洪水滔天多是潦降水生之時而禹之疏鑿則在泉縮水落之後集註掘去壅塞此為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兖州平土當河轉之衝故禹釃為漯水疏為九河亦為平土汎濫故掘地而使之歸港震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浿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崖岸壅塞爾

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

太康者禹之孫盤遊無度為羿所距保遷南夏孔甲桀七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履癸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獵射天震死

周公相武王誅紂

武王

十三年伐紂 **伐奄三年討其君** 伐奄乃周公相成王之時奄君導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三年伐淮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 **飛廉** 按史記秦之祖中潏在西戎生蜚廉蜚廉字處父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而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造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霍太山索隱曰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按此當以孟子為正 **滅國者五十** 按周書戡黎在誅紂前逸周書誅紂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遂禦循呂他伐越戲方侯來伐靡集於陳栢韋伐衛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禽之新荒伐蜀禽霍侯俘艾佚侯百韋伐厲皆告馘俘又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餘三十餘國史傳不載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 **驅虎豹犀象** 按史記紂益收狗馬奇物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故武王周公驅而遠之又韓子曰昔先王列山

澤網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則不獨是紂所蓄也**有作之有讀為又**按古文尚書有皆作又**作春秋**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弒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人臣者不知此義陷於弒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修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胡氏曰**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因靳裁之聞程子之學友事游揚謝三君子以得程子之旨後以春秋侍講奉勅作傳此段傳序也**二百四十二年**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處士橫議**上失其道世教不明故人人自為異說朱子亦謂異端之起本是隱君子自為一說而其流遂橫流於天下後世**楊朱**老子弟子字子居其

書不傳而列子莊子多舉其語蓋楊朱親傳老子之學至於列子又再傳莊子又三傳其時老子之言簡質戰國好文故其言未播列子之書未行莊子之書未著故當時惟楊朱之言盈天下孟子闢楊即闢老莊也

墨翟 史記曰宋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亡墨子書有文子問於墨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

天下之言不歸楊者也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則歸墨 按莊子書亦戚言楊墨之辯如曰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謂楊墨所言仁義也然莊子與楊朱同師同道故多偏言儒墨之是非又云儒墨之辯以墨對儒且云當時有鄭緩為儒而弟為墨十年而其父毋右墨緩以死爭今按孟子之時邪說詖行甚多大率不出楊墨二家之說如楊朱之說則莊列其尤著凡莊子所稱之人皆宗楊朱之說也太史公亦謂申韓之慘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蓋其為我而無情不屑世故一

切芻狗視之故殘忍而不恤也若陳仲子之子介自取無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上下相資養之道白圭之循道皆是說也至於墨翟自為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莊子亦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稱墨經相謂別墨又宋牼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荀子舉宋牼與墨翟並言若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辯莊子亦舉而歸之墨翟禽滑釐之流淳于髡雖學無所主而慕晏嬰是亦墨也又荀子亦言慎墨季惠四家而季乃楊朱之友儀秦之棄親戚而遊諸侯亦云救世之戰蓋宋牼之類但其設心反覆以取世資此又其最下者以此知孟子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是當時異端邪說不出此二家之流也

楊氏為我

楊子取為我蓋其初聞老子雎雎盱盱之戒而一切收斂又慕伯成子高之為人不以一毫利物必其愛身獨善而不肯役於世若人人如此則人君將誰與治天下乎是無君也

墨氏兼愛　其書曰若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皆法其學法其君亦然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人法之既以天為法天何欲何惡者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之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之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又曰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上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按此節所謂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其口相傳授皆以為愛無差等又荀子亦譏其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也夫聖人豈不欲舉天下之人兼而愛之顧有所不給也故必急於親賢其次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者蓋廣而充之所以愛天下也今夫視天下之人猶吾父母親戚奚不可也而於吾父母親戚亦無異於天下之人則不可之大者此所以欲厚待天下之人而不免反薄

其親所以卒至於無父也況其為法生不歌死無服則所以儉其親者從可知矣儉於其親而尚何及人哉此孟子論二氏之害其極至於無父無君而不免陷於禽獸也

大亂將起 集註述大亂將起一句方見大意孟子之言雖充類至義之盡然不攷其實則疑於過甚其時異端邪說並行仁義不著所以為戰國之亂卒至於亡秦而極生民之類糜滅殆盡

楊墨之害自是滅息 楊子書不傳於世必因孟子闢之而書遂廢然列莊子書多其意也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三篇然多膚淺或出附會莊子載其非樂稱道二篇之墨今書無之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二書之不存孟子之功也

程子 伯子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 楊氏出於老子申韓亦出於老子太史公曰申子卑卑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孟子

闢楊氏之為我是斥少思之原

佛氏之害過於楊墨　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元魏以塔廟竭天下之財而亡梁以奉佛捨身而亡隋以道場唐以迎佛復寺五季奉佛飯僧皆無補於亡南唐以混茫無生之說亡其國生民之禍可為日積為君臣者或溺於佛而不自知或以取亡者未盡佛之道或置亂亡度外而終以佛為依皈胡不即已事觀之以為深戒耶　此章入要畧五之十朱子曰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恰似天地有缺罅處得聖賢出來補得周旋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

匡章　詳見後篇

陳仲子　下文齊之世家蓋陳氏自成子得政於齊田和遂有齊國則陳氏在戰國時乃齊之公族世家也

伯夷　詳見論語註下

盜跖

莊子盜跖篇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按莊子所說雖詳而以為柳下惠之弟又與孔子同時其說遂不可據註亦自疑之又引漢書云秦之大盜則又在孟子之後當是秦國人之為盜者爾然盜跖篇後人所託決不可信

孟子集註攷證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集註攷證卷四至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李逢泰

孟子集註攷證卷四

元 金履祥 撰

離婁上

離婁 莊子云離朱子目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按婁朱古聲雙疊如邾謂之朱婁故離朱又謂之離婁

公輸子 魯巧人公輸平公班禮記作般

師曠 晉平公樂師字子野

程子 伯子

規矩準繩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生平準衡運生規規所以為圓也析其圓則取方而生矩矩所以為方也方則直而生繩繩所以為直也懸繩以

為準準從衡平為準所以取平也

鄒氏

此章惟鄒道卿分晝明故集註專取之○右首章入要畧四之六此章以仁心法度對言明巧聰道者心也規矩六律仁政者法也仁心仁聞者心也先王之道者法也善心也政者先王之法也目力耳力心思者心也規矩準繩不忍人之政者法也不仁者無仁心也無道揆法守者無法度也自仁者宜在高位以下下則兼言君臣矣自詩曰以下則又專言臣也泄泄者臣無仁心也無禮義非先王之道者臣無法度也恭者尊君之意期望遠大敢謂凡主此尊君也敬者謹密之意陳善閉邪每事不苟此敬君也王文憲曰責難是先立一個大志下句是仔細點檢耶是責難工夫也

惡謚

謚法殺戮無辜曰厲雖過不通曰幽損位亂常曰幽○此章入要畧四之七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白鹿洞學規以為接物之要○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七

巨室

呂成公曰古者理會封建次則理會大家

麥

丘邑人 新序曰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之壽祝寡人壽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又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裴

度　唐晉國公知政事元和十三年憲宗以淮西既平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上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憲宗以二人同平章事裴度求退不許復上疏云云

韓弘興疾討賊　唐宣武節度使朝廷討淮西命弘都統諸軍詔册自行以遏北寇弘請使其子公武以兵會討蔡及朝廷討李師道弘以兵東下

承宗斂手削地　成德節度使王弘正死承宗襲總軍務以請吐突承璀請兵討之戰屢敗命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王承宗遣使自陳請自新裴垍請戮承璀乃罷中尉尋出之武元衡之被刺上疑承宗既而捕賊知非其罪不治淮西平韓愈用柏耆之策請裴度書喻之承宗請獻德棣二州以二子質京師

天下章

程子叔子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　世說新語德行篇曰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按

太丘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其子紀字元方諶字季方元方有季方之弟則未易為兄季方有元方之兄則未易為弟集註引難為字以證不可為字謂與仁者為敵難為衆力也

滄浪水名

楚辭集註曰滄浪即漢水下流見禹貢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今均州漢水中有滄浪州是其證也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閒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歌但我字作吾圖經謂夫子自葉之漢而聞孺子之歌今鼎州又自有滄浪水乃屈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又各不同夫子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異此其自取也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相通要其用處亦不出夫子之意○此章入要畧一之三十五

鼂錯所謂

鼂錯漢潁川人為景帝御史大夫此數句是賢良對策中語錯自刑名之學此數句偶合爾然於孝文時嘗上納粟備邊拜爵除罪之策文景遂致富庶賜租之治亦受

行其說矣為湯武敺民言桀紂以暴失民湯武以仁得民民是桀紂之暴故歸湯武之仁是桀紂為湯武敺民以來猶魚是獺故投於深淵鳥是鸇故投於叢林是獺為淵敺魚以入鸇為叢敺爵以來也

言非禮義非猶毀也此字重讀

程子曰伊川易傳萃卦上六傳文此章入要畧一之三十三

道在邇章入要畧二之十

獲上信友章集註中庸章句文有不同集註為明切中庸又畧備集註為下學中庸兼上達亦與大學相表裏格物致知乃明善之要其誠意正心修身乃誠身之謂推之齊治則順親信友獲上在其中

北海之濱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孤竹國在遼西今支縣中國去北海甚遠但以遼海為北海

太公史記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隱海濱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西伯出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太公望子久矣號之曰太

公望裁以俱歸立為師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詳註序說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合從遂佩六國相印張儀詳見前篇○按戰國游士說六國南北相結則曰合從說六國西面事秦則曰連衡司馬溫公曰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夫孟子言交鄰之道則合從相維未必不然但連衡事秦實不可以為國故孟子止定連諸侯者之罪集註并及蘇秦爾宜以蘇秦亦初說秦惠王以連諸侯之策不用而後說六國以從故當時有反覆之譏此所以舉儀秦而並言與

李悝盡地力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按李悝之法乃是盡民力以求多粟而增其賦此法商鞅實受之其後遂開阡陌矣

商鞅開阡陌

朱文公阡陌辨曰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遂廣三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先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刻薄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乘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世衰法壞或歸授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足税以發陰據自私之幸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

盡矣

淳于髡 史記曰齊人也博聞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而承意觀色為務又入滑稽傳

授 丞反 又受 植酉反禮記曰嫂叔不親授又曰惟喪與祭得相授受其授之則以匪無匪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教子章 正身擇師君子之所以教子也

曾皙名點 史記點作蒧

程子 叔子王丈憲曰此章三必字要思量○此章入要畧二之三

人不足與適 朱子曰二語當急讀過與言不必信一般不可作斷句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方是斷句王丈憲曰此是點讀正反之法

程 叔子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荀子大畧篇曰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章入要畧四之五

王勉 建陽人集註王氏多介父之說故王勉獨著名

樂正子章 王丈憲曰王雖從孟子出弔是欲借重於孟子孟子不與之言是待

小人之嚴樂正子之從子敖是失身也孟子不責其失身而責其徒餔啜者度其心止欲藉其資糧輿馬來見孟子爾

舜不告事見萬章篇程子曰堯以君命治之也

仁義之實文公嘗與呂成公言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此仁義之實不過事親義之實則是從兄推廣之愛人利物忠君弟長乃是仁義之華采顧祥按此實當作文實之實事親從兄者仁義之實而推之仁民利物忠君弟長則皆仁義之文王文憲曰此實是根本精實非可以對虛對偽而言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集註見之明守之固二句精密按智本訓知而屬貞屬藏所以兼有弗去之意四端每端皆含兩意則智字以所知之事言之則有是有非以知之在內言之則含知與守王文憲曰要緊在知斯二者弗去一句上弗去則無間斷所以能樂則生矣○此章入要界二之二

李氏 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諡文靖師事羅豫章 **羅仲素** 豫章先生名從彥字仲素諡文質

了翁 陳忠肅名瓘字瑩中尊事龜山楊公仲素則龜山門人故其言語相關此語收入小學之書。此章入要畧

二之四

離婁下

諸馮 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 **負夏** 衛地史及雜書云舜販於頓丘就時於負夏 **鳴條** 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鳴條恐古地有二名爾

東方夷服之地 舜有虞之國在今河中府舜井尚在歴山雷水皆在河中之境而古今又多傳齊州有歴山濮州有雷澤曹州有陶丘皆舜舊隱是云東夷之人又會稽上虞世俗亦云舜所居此或因孟子

之言而附會之歟按舜為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爾或云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岐周

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古號岐周在今鳳翔

畢郢

畢在豐西南文王所葬郢逸周書作程謂文王嘗宅程及伐崇遂作邑於豐在今京兆

符節

周禮掌節門關用符節集註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合以為信此即所以符其節則藏符於中而執之以為表者此章言前聖後聖相去雖遠及其行政化於天下凡事莫不止於至善以此理量度之無一毫不同者

溱洧二水名

在今鄭州語錄云即汜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汜水關鄭子產以乘輿濟人處聞人務德以為此水其下皆涉深不可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履祥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短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輿濟之爾觀

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徒杠輿梁字皆從木不過秋冬間作木橋耳固不患水之深淺子産相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不可謂無政但於橋道一節偶有未修舉處見有病涉者因以乘輿濟之小人無知喧傳慈惠故孟子因此一事以明為政之體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先王之道至春秋戰國皆成廢墮讀此章當知先王之制與為政之體諸葛武侯治國橋道傳舍無不修治此足為法矣

諸葛武侯 葛氏本出諸縣後徒琅邪其地自有葛氏故自諸而遷者稱為諸葛以別之至諸葛亮字孔明官至丞相封武鄉侯謚忠武後人獨稱武侯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續後漢書曰亮為相十四年才兩赦或言太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儀禮曰 儀禮喪服篇曰齊衰三月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大夫為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

月也言與民同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謂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潘興嗣　字延之號清逸嘗從濂溪遊曾子固亦在事見謝溪堂文集清逸墓誌

非禮之禮　非禮之禮如就位而與右師言不待招而見諸侯與世俗之繁文趨時之摻敬異端之儀制進退拜跪之不典皆是非義之義如陳仲子之廉楊朱之取為我鄉原之善儀衍之大丈夫遊俠之義氣聶政荊軻之許人以死皆是集註察理不精乃一章之要旨事不察則蔽察不精則差所以有非禮義之禮義隨事順理則無非禮之禮因時處宜則無非義之義

有不為章程子　叔子○入要畧三之十九

已甚章　要畧五之六

信果　文公云此二語不可作句至惟義所在方是斷句

大人章　入要畧一之十九

必誠必信　禮記曰喪三日而殯

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深造之以道 王文憲曰深造不作已到說之以兩字不可作助語打過 **道則其進為之方** 語本趙註朱子初疑此句未甚安却是循道以進耳而今集註從之蓋有意也深造如一步進一步一節進一節以道如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後篇不成章不達意可兼看

資猶藉也 資如蓄積之資集註訓作藉則如資助之資資給之資蓋與取字相應惟資藉之者深厚故取用之者不竭

程子曰 前伯子後取叔子意足之此章最難看惟程子得其意然止說上一句而下三句在其中蓋上一句是本下三句是以大抵無淺易輕浮之失無陵躐强揉之病有循序漸進之功故可以自得之自得之則無安排布置之勞無生澁杌隉之患有存養久熟之功故居之安居之安則有寬裕深長之氣有悠遠博厚之積故資之深有資藉深遠

之豫故有取用不竭之功隨其所值無不得其至善之所在也○又程伯子答横渠一段可以反證曰所論大槩有若心竭力之象而無寛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以此反證可以約見此章之意

○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三

言無實

集註兼舉二義皆非定說雖凡例以前說為長然如後說則兩實字當作一本一效蔽賢者以正為邪以善為惡此言之無實者也言無實者不祥故不祥之實禍亦惟蔽賢者當之蓋文字中凡說不祥便是凶禍又當之二字亦可見語意與始作俑者其無後

舍上聲

楚辭集註朱子晚年之作謂舍字當作亦同去聲止息也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爾作捨者非今語氣乎集註皆作上聲叅未及改也

幾希

幾微希小也者讀幾希句猶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些子耳存則存此些子去即失之文勢多以此二字為反結語非氣乎文意後篇平旦之氣文意亦

然**不知此**二知字補所以去所以存之故本下文明察字**戰兢惕厲**此四字補意尤緊亦從幾希字來只爭些子才不存之即去去即同於禽獸所以戰兢惕厲惟恐失之也**舜**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聖人不待存之由其明察於中自然安行於外察如文理密察之察○此章入要畧一之三**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事見魏卷二**執守而不失**恐與子莫執中之執似故特出此字義語錄曰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而讀為如**詳見或問詩中用而字結語者皆是如字意偏其反而謂華偏翻如也室是遠而謂人之遠如也諸詩多如此**泄狎也**狎字訓泄與褻字同然只作本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語錄又曰泄

兼有狎侮忽畧之意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語録恐是周公自有此語按如此則上四條亦必周公歷述之也

承上章

通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

程子曰

叔子。此章入要畧五之二聖人則一其時其事其作用之迹與其警省之辭又各有可見處故周公孟子各因一一事而言禹之好惡湯之中公文武之不闇不已則學聖人者有可用力處

晉之乘

當作晉楚之史與春秋並立故左氏春秋傳於晉楚之事最詳以其有可參攷也

桓文為盛

齊桓之霸在魯莊閔僖之時晉文之霸在僖公之世而此云春秋皆桓文之事蓋五霸桓公為盛其後諸霸不過襲其迹而為之晉文之霸子孫繼其事世主夏盟至春秋末始衰故霸主雖不一而其事則皆桓文之事耳

公羊傳

公羊高作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見史記孔子世家君子之澤四句必古語俗諺孟子引之以言孔子之世未遠流風餘韻多在故我雖未及登門而尚得竊有所聞於人以自淑也傷惠傷勇吳伯豐問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予與其偷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竭其窮理之功廉於取舍生死不難於精擇也朱子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履祥竊意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是也刺客輕生若聶政之類是也一時風聲氣習大率如此故孟子為當時之戒有傷惠傷勇之說使如後世吝予偷生之習勝則孟子之戒又須別矣如後篇舍生取義章不難舍生但欲合義耳有窮國號羿其名左氏後羿遷於窮石或云即張掖窮石山弱水所出在今甘州此說不然當是并冀閒地逢蒙羿家衆左氏傳羿歸自田家衆殺之並寒浞

行媚於內而娛羿於田使家衆殺之逢蒙其人也荀子作逢門

尹公他 事又見左氏傳襄公十四年與此不同

事皆無足論 逢蒙以賊殺賊庾斯以私廢公孟子特因射事取友一端以為監戒耳

西子 西施也越地有東施有西施范蠡為越王句踐求西施氏美女以賂吳王夫差遂以亡吳范蠡終自取之泛湖而去

言性則故而已矣 程子謂此章為智而發王文憲曰此章本說智是從原頭說來則字非語助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故天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如言乃若其情情是已發見者即性之故也

利 順便之謂集註訓自然之勢尤妙王文憲曰故或有順有否順者是本所謂自然之勢也

天之高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圓者圍三徑一則徑一百二十一度少四分度之三天包地外地而正當天中則自地面徑天面六十一度少也

星辰之遠也 此星指五緯辰指二十八

宿之次十二辰也**求其故**王文憲曰此一故字最證得已然之迹分明**日至之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但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令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準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已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謂推已後之日至也**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漢律歷志云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漢元封七

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於是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按歷家以十有九歲七閏為一章之數則氣朔分齊積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氣朔日月之運皆齊故元封七年大餘小餘皆無大餘謂日餘分也小餘謂月餘分也蓋一元之數則日月並無餘分歷又再起元首

程子叔子

周禮職喪 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按古者有爵之喪皆職喪涖之故皆合典禮不若後世國異家殊而委巷之禮浮屠之法莫之或正也凡有司之所涖則事屬朝廷故謂之朝廷猶漢言縣官俗言官府也

存心 此存心猶言處心與上文存之後篇存其心不同

由與猶同 古書由猷猶並作繇〇此章入要畧一之二十六

平世亂世 洪水未平黎民阻饑亦一亂也而謂之平世以堯舜在上禹稷見用也亂世謂周室衰替列國兵爭諸侯大夫皆僭其上而孔顏不見用也或者不知但言平世則聖賢出亂世則聖賢隱如此則世亂其誰整之蓋世之治亂在聖賢之用舍使春秋之時能用孔顏則不為亂世矣孔顏不見用於世則非惟職不得行勢皆不可行也尚何救亂之有

三過其門而不入 過平聲經過也禹娶塗山四日而復往治水其後啟呱呱而泣亦不為留行則尋常經過其門不入可知矣

由與猶同 已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蓋禹作司空職在平水而天下有溺者是由我有以致其溺也棄為后稷職救稼穡而天下有飢者是由我有以致其飢也責皆在我故急急救之也

同室鬬 事關一家已之責也

鄉鄰鬬 事在他人非已責也非已之責則非惟職不當救勢亦不能救也使其勢可及則亦救之矣但披髮

纓冠以急救其勢之所不及則感爾雖閉戶可也雖字可字當看謂非心所不欲救蓋勢所不可行也○此章入要畧五之七

章子

章子者匡章字也莊子亦謂章子不見父又戰國策云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埋於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秦曰夫子之彊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知更葬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此事似見章子不得逆父之由而實無違父之罪令即孟子之意觀之則章子無五不孝之罪但無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之孝亦無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之孝故孟子論其責善賊恩之罪而矜其黜妻屏子終身不養以自責之意文公謂其為人必拗彊之人輔漢卿謂其似陳仲子文公然之履祥按上文通國皆稱不孝則章子已為衆所棄故孟子矜其意陳仲子則為衆所慕故孟子辨其非亦微顯闡幽之意也

曾子居武城

曾子書雜

篇載一事與此相類魯人攻費而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於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十而曾子所陳者九費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

沈猶行 魯人蓋魯舊有沈猶氏也

儲子 見後篇又戰國策云燕亂儲子謂齊王因而仆之遂伐燕

齊人章首當有孟子曰字 王丈憲曰此與上儲子章合是一章蓋因儲子有瞷夫子之語遂發瞷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偽以欺人如墦間者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視也恐正是一章非闕丈也兼孟子書別無瞷字獨此處連有之

所以求 所以二字指其求乞之態與乞墦何異乞墦小乞丐求富貴利達者大乞丐其態度所可羞者一也

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也字非句連作兩讀

孟子集註攷證卷四